

被剥夺的爱

——我弟弟一家的苦难经历

我弟弟虞超和他的妻子褚彤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弟弟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是网络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主要职务，收入颇丰。妻子褚彤也是清华毕业，在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教。夫妇二人努力工作，夫唱妇随，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虎虎（上图），长的聪明伶俐。



这夫妻二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大法给他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净化的心灵。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温馨。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随着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忍荒谬的镇压，而变的支离破碎。迫害开始后，他们一家的噩梦开始了。1999年10月，褚彤因为在天安门展开横幅被抓走，当时他们的儿子虎虎不满2岁，就这样失去了妈妈。2002年8月，刚出狱几个月的褚彤和她丈夫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言，揭露修炼法轮功被抓、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劫持，从此一去就没回来，随后二人分别被非法判刑9年和11年。虎虎尽管父母双全，却早已备尝孤儿的辛酸。

我最后一次见到弟媳褚彤，是在1999年被非法劫持之前。之后的9年多中，一家人颠沛流离，再没见过面。她的苦难经历，我是辗转得知的。她曾经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剥夺睡眠，在监狱中被严密监视，连与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揭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于2002年8月与妻子一起在大街上被七、八个警察公然绑架，弟弟挣脱时受到众多警察的毒打。弟弟、弟媳被国安和610送到团河的“北京法制中心”迫害，恶警们用杂志卷成筒抽他，用手指弹他的眼睛，弟弟绝食绝水抵制逼供、洗脑、毒打，恶警把他的身体呈大字形固定在木板上，不让他洗漱、上厕所。近5个月，弟弟一直被捆在木板上，进食及大小便也不松开，以至他的肌肉产生萎缩。“转化”他的帮教与警察换了一批又一批，都无法动摇弟弟坚信大法之心。他们无奈，将弟弟、弟媳转移，不知去向，令家人忧心如焚。

而对于褚彤来说，作为母亲，最大的痛苦是无法照看自己幼小的孩子。他们的儿子今年10岁，由于中共的骚扰，孩子从2岁多起辗转于亲戚朋友之间。其中有很长时间，中共为了折磨他妈妈褚彤，不让褚彤见孩子。孩子现在由褚彤的父母照顾。两位年近七十老人现在不但要为女儿担惊受怕，还要在风烛残年抚养十岁的外孙。

中共对人伦的伤害，真的是很残忍。我弟弟一家仅仅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为受迫害者呼吁，就被迫害致骨肉分离，并付出人生最宝贵的十年。

我呼吁立即释放虞超和褚彤夫妇，他们是无罪的，让他们的孩子和父母团聚。◇

明慧週報

●江苏版● 第43期 2008年12月16日

信仰的力量

——有感于零八年大陆法会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以历时逾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刊登了五百多篇交流文章，这些文章从上万篇投稿中遴选出来，让我们看到大陆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信仰的坚定，让我们看到法轮大法作为一个信仰的巨大力量。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很多人做的很多事都是短时间的急功近利，很少有历久弥新的事情。在中共窃据政权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更是让国人养成了随风摇摆的习气。可是在过去九年多的时间里，尽管中共对大法弟子进行着极其野蛮残忍的迫害和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广大的大法弟子一直坚守着真善忍的信仰，同时尽力向大陆民众讲清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真相。九年来他们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这一点从过去五届法会就可以看出，法会文章投稿的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曾经让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违心地屈服，可是在大法弟子面前，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彻底地破产了。

面对中共的暴力，大法弟子表现着大善大忍。尽管他们遭到中共恶警和恶人的绑架、毒打、酷刑折磨，他们从没有以任何暴力的手段进行报复。相反，他们在遭受痛苦的同时，还劝诫施暴者停止作恶，不要害人害己。面对中共的谎言，大法弟子九年如一日，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民众讲真相，揭穿中共的谎言，同时告诉世人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愿大法弟子一如既往奉行真善忍，愿更多的世人受益于真善忍。（文/飞鸣）◇

公安处长听真相电话

东北某市公安局各个科室经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开始时，大家只是悄悄地听，后来，接的多了，互相都知道在听真相电话，再来电话的时候，大家索性把门一关，打开免提，全屋人一起听。

一次，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听真相电话，处长推门进来。大家没准备，都愣住了，也来不及取消免提。处长问：“听什么呢？”没人吱声，处长跟着听了几句，说：“是法轮功的电话呀，那就听吧。”从此，大家公开免提听真相电话。

过了一阵，真相电话没有了，大家直纳闷。告诉处长，处长说：“都跑我们这儿来了，这几天我们各处长、副处长在办公室里天天听真相电话。”

我是法轮功学员凌殿宏，江苏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立新社区人。

镇江法轮功学员凌殿宏自述被迫害经过

才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将我退回镇江拘留所，拘留所于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日将我推回丁卯派出所。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丁卯派出所马姓警察领了几名警察在我临时居住地绑架了我，非法关押在钢圈厂招待所两天，于六月一日移至东吴宾馆继续非法关押，不说任何理由，不出示任何手续，继续非法关押。直到六月四日，警察才出示了所谓的“监视居住”通知。

六月六日晚，七、八个人在马姓、魏姓警察带领下，对我强行野蛮灌食不明物质，致使我立即腹泻数次。恶警将我双手铐在椅子把手上，白天黑夜不让我上床睡觉，非人的残酷折磨，长达二十九天。

在被监视居住的三十六天里，恶警从没给我吃过一顿饱饭，还时常被无故断绝供应早餐，故意将电视机音量调至极高进行恶意伤害，直到七月四日恶警将我劫持到看守所为止。致使我在仅两个月内从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被迫害成为一个成天头昏脑胀、晕眩、头阵痛难忍、四肢无力、走路打晃、并时常偶发局部乃至全身颤抖、麻痹、走路腿部肌肉和膝部神经疼痛，心脏经常觉心律过速，胸闷气短等各种不适感觉。

恶警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为了捞取迫害法轮功的“功绩”，凭空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事实，强行报批，对我非法劳教两年，从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实施。

经拘留所检查，我血压高达 173，为高血压症，医生严重警告：随时有意外生命危险。但恶警为达迫害之邪恶目的，专门向大丰方强劳教所所长“打招呼”，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违规将我强行收教（时血压为 105-185）。

在劳教所，恶警采用长期所谓“学习班”洗脑（隔离），和多人围攻、谩骂等手段对我进行迫害，半年不到，我血压猛升至 130-230 以上，劳教所为逃避责任，

十一月二十日将我推回丁卯派出所。我原本是一个健康的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人，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而被丁卯派出所无辜非法迫害，仅半年不到就成为危重病人。现在根本无法自力生存，且我原先租赁的住房亦因此无法继续居住，真是到了“居无其所，食无来源”的境地。据此，我向丁卯派出所力陈要求其承担由其造成的后果，丁卯派出所具体接我出所的经办民警任某在将我送回我的户籍所在的和平路遭拒后，经与其所领导联系后将我安排在平安旅社住宿，并答应立即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和住宿问题。但是从十一月二十日下午至十二月一日为止，丁卯派出所对我的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在我两次追问的情况下才由任姓警察匆匆来旅社说了句正在研究的话就不再过问，我被扔在旅社，生活无着落，且经常出现上述一些不正常的危急症状，说不准何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而丁卯派出所这种欺骗和敷衍的做法完全是草菅人命的行为。

据此，十二月一日我向镇江市政府上诉，被丁卯派出所接回，给了二百元生活费说是会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下午又说不能解决了，要我自行处理。他们这种出尔反尔的反复行为，导致我当场血压变化，身体出现颤抖等异常现象。当晚即出现头剧痛，十二月二日早晨即发现面部肌肉僵硬、口角严重歪斜，进食困难，不听使唤等现象，现生活不便，于危急之中。

现特向社会各界呼吁给予关注，要求并敦促立即给予解决生活与住宿问题，并归还被抢走的大法书籍与炼功器材，以使身体状况得以稳定和恢复。

善恶有报是天理 多行不义必自毙。◇



缘结法轮功的韩国女孩

最近，在韩国的天国乐团、在首尔大学国际馆前的法轮功炼功点，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位面目清秀、气质沉静的韩国女孩，她的中文名字叫徐孝彬。在梨花女子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后，她来到了韩国的最高学府——首尔国立大学继续自己硕士阶段的学习。

徐孝彬是在大概一年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她说她是在看到一个朋友修炼法轮功的变化后开始对法轮功产生兴趣的。当从朋友那里得知很多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即使是面对那样残酷的迫害依然初衷不改、依然坚定自己的信仰时，她的心被深深震撼

了。在看完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一书后，她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

徐孝彬告诉笔者其在修炼法轮功后真可谓受益良多。修炼后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原来常常冰冷的身体慢慢的变得温暖起来了，出冷汗的毛病也没有了；修炼前，她常常因为各种生活琐事感到心烦意乱，性格也非常急躁，修炼后，她的内心变得宁静下来了，家人看到她的变化也很为她高兴。修炼后的第一个生日那天，早晨起床时，她有一种重新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感觉自己从内到外都是新的。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徐孝彬常常会到中国留学生出入的韩国语学院以及外国留学生公寓给首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说自己修炼法轮功以来每天都感觉非常幸福，越是感觉幸福就越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残酷事实告诉更多的人，尤其是很多对法轮功存有偏见的中国人。（文/鸿文）◇